



雾涌天柱 张永富 摄

张恨水故居
沈天鸿

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但我前来看你的童年、少年
看你看过的门前池塘中
从不追随任何人的水

经历了动荡的一生
你抛弃这个世界以后才回到故乡
这比永远不能归来要好
不肯接受大地的终将接受大地

离去时，我忽然发现了
我和我们与你相似之处
都在别的地方走着
即使著作等身，也仍然一无所知

吴塘堰
洪放

我知道：我一定会走到这的
槐花清香，洁白
与流水一样。即使微雨
打湿了更加高远的天空

即使……我走到吴塘渡口
很多的人，很多的水
很多的水草，与静静的水鸟

世间万物，无非就是一个等待
而我来了。来了，也无非就是
闻槐花香，看它的清白。
无非就是看流水，古老的堰口
收纳的落日
无数而苍黄

参观程长庚陈列馆
陈巨飞

肉身即是七层宝塔，鸟衔来种子，宝塔
增加三尺。
谁在塔尖唱一曲《战樊城》？
谁一边吐着血，
一边用绣花针，一针一针，
从一朵梨花里还魂，建造了塔基？

内心翻滚，我因性子急
而画了红脸。
脱去戏服，与现实裸裸相对，
我不过是三尺微命。
你进京唱老生，依然是乡音土味。
我风雪还乡，拒绝与馆前的柳树合影。

看戏的人，其实也在演戏。
演戏的人，其实也在看戏。
戏台浮沉，中间端坐着一个关羽；人群欢腾，
板凳上站满了曹操。
一样的嘴巴，用来叫好、嗑瓜子，

一样的手掌，用来鼓掌、合十、打太极

栀子
木叶

镇党委宣传委员
领我们热烈地看

栀子花。多好的栀子，从岗岗岭岭中涌上来，稠
密如众生

挤挨在一起……
年青的空气散发微微的甜。

唉，当代的经济

不可能懂得1988年初夏，略显贫穷的山栀子，
也丰满、腴白，丝毫不逊此刻。犹记
晌午时分

拐过鲤鱼山角的蔡家塘，那株孤单的、油绿的

栀子，浑身上下
拼尽全力开出的清气。

在张恨水纪念馆
孔晓岩

湖水，塔身，仿佛故人与我
混淆不清。
月亮的弦绷得真紧，捎上旧话，月光就散落一地。

小船荡漾在湖中，满湖的金粉
不是渔家所有。
此恨绵绵，属于世家。

少年在乱世，如一片
从池沼出走的浮萍。
落得浮名心自苦——无奈于人生如水，
而时光暗流涌动。

往事饱蘸浓墨，姻缘惹人啼笑。
酸甜苦辣，不过是——
烟花绽放，
徒留繁华的背影。

陶
安嫒

在痘姆，泥土是大地最卑微的肉体
被众神捧出，被万物踩于脚下
带着亿万年的荒凉
被佐以水和人民的意志
那些被操控的
被盛以时光，收藏五谷
波涛汹涌的内心，无法被历史一一辨识
直到无数个伤口被捏合
它，在光中舞蹈、拉胚、煅烧、成型

注定不能成为原来的自己
每一次窑变是黑暗中对光的追随
那高蹈的火焰
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一再沉默
一再保持，泥土的宽厚和仁慈。

山谷流泉摩崖石刻
汪抒

那是一条银亮的线索，从这条山谷中穿过
苏轼是溪水上明暗交替
的波光
王安石弥漫过溪边的石头、竹须、树根
一如袅袅的水汽
而黄庭坚一直在响，这冷冷的水声
已深入这座山坚硬的内部

阳光、浓荫、清风，则冶炼、合成另一种
全新的内容
如梦，覆盖着这条五百米长的山谷

天柱山地质博物馆
一度

每个字都像是刚刚翻新的
从一块化石
开始下午旅程
地壳和星空，从裂变中
获得新思想。“每种植物
都是消失了的一件乐器”
动物们是逐渐减少的象形文字
用标本代替
它们曾经的位置。
把种子挖上来，煤挖上来
从古井里
找到青铜和瓷器。那是我们
渐渐消失的骨头和尾巴
我们的衰老比时间更加缓慢
今年比去年更加缓慢



摩崖石刻 张恣宽 摄